



NI REAI DE

YIQIE,

SHENGHUO

DOU HUI

GEI NI

你热爱的一切， 生活都会给你

京 著
JING

现在所得的，是过去所造的。

未来所得的，是现在所做的。



热爱，会让你从一无所有到无所不能。

教你做一个追求完美但是可以接受一切不完美的人。

愿你强大到无懈可击，愿你眼中总有光芒，愿你活成你想要的模样。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T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你热爱的一切， 生活都会给你

NI REAI DE

YIQIE,

SHENGHUO

DOU HUI

GEI NI

•
•
•



京 著
JING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你热爱的一切,生活都会给你/京著. —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8.4
ISBN 978-7-5500-2793-0

I. ①你… II. ①京… III. ①故事-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66857号

出版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址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区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1期A座20楼 邮编:330038
电话 0791-86895108(发行热线) 0791-86894790(编辑热线)
网址 <http://www.bhzw.com>
E-mail bhzw0791@163.com

书名 你热爱的一切,生活都会给你
作者 京
出版人 姚雪雪
出品人 柯利明 吴 铭
特约监制 段雪坤
责任编辑 袁 蓉 兰 瑶
特约策划 郑心心
特约编辑 郑心心
封面设计 辰星书装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文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8
字 数 192千字
版 次 2018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00-2793-0
定 价 38.00元

赣版权登字 05-2018-173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Contents

你热爱的一切，生活都会给你

辑一 不止人间情爱

- 003 今日立夏，宜见海，宜冲浪
- 011 不止人间情爱，还要看花看海
- 020 你也可以试着，一个人吃饭和睡觉
- 025 找不着北，就到南楼来
- 032 人生的一千种可能性之一
- 039 我的意思是，你不能永远指望“生活在别处”

辑二 你热爱的一切，生活都会给你

- 047 我第十七次离家出走的时候
- 054 时间最美之处在于，你不能提前浪费它
- 060 就算高考失败，天也不会塌下来
- 066 藏漂团伙：开张半年歇半年，是我们的信仰
- 073 候鸟迁徙请让道

辑三 你不知道一朵花什么时候会开

- 081 你不知道一朵花什么时候会开，也不知道爱情什么时候来
- 089 第一次爱的人，是一场永远的梦境
- 096 姑娘你要嫁人，不要嫁给别人
- 102 爱你就是，我想与你虚度人生
- 110 我有一个故事，有关于风暴爱上少女
- 120 漫漫人生，不过场场偶然

辑四 我们爱过又忘记

- 127 有人说爱是杀戮场，也有人说是天堂
135 爱人，我从未和你一同乘过飞机
143 黄粱一梦二十年，依旧是不懂爱也不懂情
151 爱我的时候，你说要给我一个故乡
161 淡淡交会过，各不留下印
167 致使我离开你的一千个理由之一

辑五 你别在 20 岁就老去了

- 177 你别在 20 岁就老去了
185 不多做无谓的思考，孤独而忘情的度日
191 以兴趣为食，亦不辉煌感人
196 我人生中最后一次拼命追求爱情时
205 这人生，不过一个自我完成的过程

辑六 你手握万物生长的秘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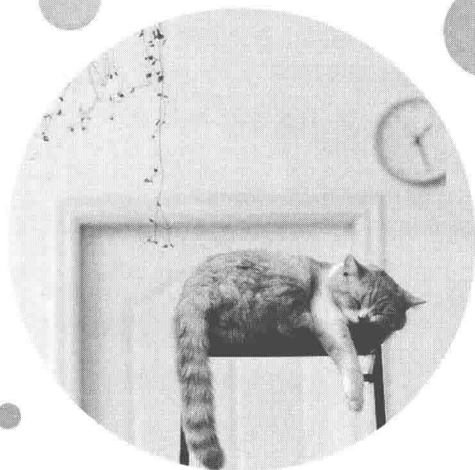
- 213 一个愚钝之人的孤独
219 江湖太远，我陪他
225 他说人生苦长，男人之间的事，你不懂
231 冬天时我喜欢靠近温暖的事
240 在人间，有谁活着不似一场炼狱
246 硬座火车随见录

辑一

不止

人间情爱

NI REN DE YUQI, SHENGHUO DOU HUI QI NI



你热爱的一切，
生活都会给你

今日立夏，宜见海，宜冲浪

2017年五月，下午四点，霞光从远处倾洒而来。
近海处，冲浪者们屈腿仰头，迎着浪尖呼啸。
海面泛金，水光斑斓。
我停下摩托车，翻出手机查看日历，立夏。
他没有出现在这片海滩。

1

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和我说，他是个病人。

那天夜里，整片海滩万籁俱寂，唯独我身前的篝火冒着炎炎的火光。他躲在那光亮后面，瘦削而苍白的脸忽明忽暗。

“不太有意义的一个病啦。”他笑了几声，丢过来一罐带着冰碴儿的啤酒给我。

那一年我18岁，我以为抑郁症其实只是敏感细腻的心将忧伤放大之后的矫揉造作，既算不得病，也不值得同情。我以为，只有当一个人愈是脆弱不堪敏感多虑，才愈会被负面情绪打败。

我摆摆手，轻描淡写地把话丢给他：“所有自以为是的磨难都没什么大不了的，日子过去，你总会嘲笑从前这样蠢的自己。”

他仰着头，大口灌下啤酒，一句小声的“你不懂”被淹没在星星点点的火光里。

我确实不懂。

我不明白他分明是不修边幅无所事事的一个人，却为什么偏偏每个

夜里，都要去远处废厂里背了碎木回来，点一把篝火喝啤酒，再在天快亮时躺在沙子上沉沉睡去。

也不明白为什么他雷打不动每天下午四点去冲浪。太阳落山时，总要带着一身咸湿，躺在柔软的沙滩上，直到夜色渗了出来，才肯拍拍粘了一身的沙，扛着冲浪板回家。

我不明白他为什么，下雨刮风，一次不落。

我甚至不明白，他为什么要一面不断和我念叨他生病了，像是寻求安慰，又一面大力推开我，说我无法救他。

那一年我 18 岁，年纪不太大。我冷漠、无知、胡闹。

我日日夜夜唇干舌燥试图说服他，抑郁是心魔，而非疾病。我抢了他的药扔进海里，大声嚷道：“我们不需要药物，我们的精神里有无尽的力量！”

他捂住耳朵一句一句“你不懂的”“你不会懂”，在我眼里，竟像是言语刺激后恢复健康的证据。

6 月的时候，有一场台风。

云已经压得很低了，远处的天地一片细雾，大雨就在前方。

他在所有人没有注意的时候，就扛了冲浪板出门，一头扎进海里。等我追到海边时，巨浪已经在翻腾，他在海面浮浮沉沉，每几秒钟，还未站起，就被席卷而来的大浪打到水下。

一次一次。一次一次。

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他的绝望，他的不甘心。

我不是水里长大的人，又十分惜命，本不会下海。可大概是滔天的巨浪和风蛊惑了我，我脱了鞋子和外套将自己砸进大海，用从来没有过的力气往他的方向游去。

我确信他看见我了。他卸了脚绳，丢了冲浪板，朝我的方向过来。

他在大海冰冷的浪潮里，从我身后抱住我，泪水滚烫。

和海水一样，又不一样。

2

那一天夜里，我们躺在被潮水浸湿的沙滩上，第一次和彼此分享了人生。

他出生在南方没有海的山区里，却是一个北方人。

父母恩爱，家庭和睦，唯一的残缺大概只是，他们在他 12 岁的时候，才接他回去。

他说：“小时候挺好，上小溪里摸虾抓鱼，姨太婆在上游的大石头那儿洗衣服，她洗好了我抓完了，两人都收获颇丰。”

他又说：“其实后来也挺好，父母对我都不错，虽然亲近不来，但衣食住行也没亏待我。上初中的时候我和同学学说东北话，一字一句往外蹦，想起来还觉得好笑。”

只是有一天，午觉睡醒，躺在床上看见窗户外，夕阳一点一点沉下去，光线昏暗。

突然就觉得，绝望了。

他说：“京，你不要不信，我是真的在生病。”

我躺在一旁云淡风轻地说：“我妈说生病就得治，赶明儿，咱们看病去？”

“好啊，你带我去。”

3

可我没有带他去看病，太阳快落下去的时候我们醒来，他赶着日落余晖时的浪潮，教我冲浪。

海水咸腥，浪头砸过来，发丝漂荡，糊满了脸。

我在混浊的水下睁眼看他，冲浪板的脚绳挂在他的脚踝上，随着他游来游去，晃晃荡荡。

海水蓝的，就像是一场梦。

他和我说，绝望这种情绪，是很诗意和迟钝的。

那些年，他脑袋转得很慢，行动也越来越慢，他的眼睛里有宇宙万物和千亿个梦境，每一个说出来，都是迷死人的混沌。

“我很喜欢发呆。上课时发呆，下课时发呆，醒来时发呆，睡着时发呆。学校回家的那条路车流很多，四年半里，我出了三次车祸。”

“严重吗？”

“不严重啦，次次也都没死。”

他和我说，他其实并不是想自杀，只是魔怔了。偏偏一次两次三次，家里人和医生都觉得他想要寻死。高二的后半年，他不再去学校，一个人窝在小房间里，无穷无尽的时间留给他，供他享用。

他看了很多哲学类的书，却没什么用，仍旧是不了解自己。

他睡了很长很长时间的觉，却还是没有用，没能一睡不醒。

“我频繁地见医生，每天吃药，我努力配合一切，想要好起来。”他用手抹掉一把落在头上的阳光，弯起嘴角，眉眼带笑，“医生们都挺好的，护士们也是，我那时候觉得我好像只是得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感冒。”

“高考时我没有去，在图书馆里读完了一整本《梦的解析》。我知道，从来没有好好学习的人，没有运气赢过应试教育。”

“然后，我离开了家人，来了这里。”

“那已经是六年前的事了。”

4

夜里篝火燃起来的时候，他和我说：“京，对我而言，你有点像这点光在黑暗里的样子。”

我知道他是在说，我可能是他的一点灯火。

这一回轮到我把啤酒递给他。我照例是一头栽进文艺罐里的笨熊模样，透过灼灼的火光和他说话，你病了，那我救你吧。

声音不大，一两秒就消散在夜色里。

我假装没有听见他哭。

我们在一起了。

清晨时我们一齐从海边的小房子里醒来，推开窗就是腥味而爽利的海风。

早市的虾蟹便宜，我们牵着手散步过去，花十块钱买上一小篓，回去煮上两碗海鲜面，就又是热乎鲜甜的一天。

白日我在家修图，或外出拍照，他等着游客找上门来，扛上冲浪板，教他们冲浪去。

下午四点的时候，面向大海的右面，有整片的霞光倾泻而来，他站在最高的浪上，能够一秒就看见散步到沙滩接他的我。

我拿起相机，拍下他那一刻的模样，就像是深野里，绕过竹林的呼啸山风。

他越来越爱笑，开始学着下厨，也学着骑我的摩托车。我们不再去医院，也不再拿新的药。

每一个无所事事的夜里，我们点燃篝火，接待几位远方的客人，喝几瓶啤酒。

话有很多，像是什么都说，又仿佛没说什么。

他说我是他，这一辈子也不会有好的运气。

我还以为，他就要好了。

我们绕着环海公路一遍一遍地骑车，他数了一百多盏白色的路灯，告诉我，就算它们集体亮起来，也不如我的眼睛亮。

我们到了山顶最高的地方，扎帐篷喝桂酒，自上而下俯瞰这座我们生活的小镇，灯光熠熠，竟也觉得耳边有些锣鼓喧天的吵闹。

他越来越爱笑，而我也是。

我天真地以为，这种安宁会是之后五六十年里，我们的生活。

5

从山顶上醒来的时候，他和我说，对于有些人来说，好运气是该拿来握紧珍惜的，可对于有些人来说，好运气，是万万不敢去碰的。

我曾以为我是前面那种人，没有想到，我其实是后者。

他说他要离开了。

他说他愈看见美好人间，愈不敢奢望美好未来。

离开我的时候他说：“我以前病得厉害的时候，总以为每个人都是值得被救的，也晓得你能救我。可是我忽然还是觉得，每个人都不需要被拯救。”

我撸起他的袖子，不太意外地，看见手臂上密密麻麻的刀片划痕。这些天他总是长袖不离身，其实我早该明白。

“有些好运气，碰一碰就已经够了。没有人，能够赢得过绝望。”

我忽然想起很久以前他和我描绘过那种感受。

就是一个巨大的玻璃瓶子装着他，然后被至亲至爱之人抛进海里。他可以看见日夜更替，四季变换，能够看见岸上灯火通明，烟火人家，他却没有办法。

没有一丝一毫办法。

“氧气会越来越少的，瓶子会越来越远，我也看得见结局。”

“如果此时我有一把柴，不如点燃它。”

“我看得见那个万劫不复的终点，并且清楚知道自己正往那里走去，这就是我的病。”

我很想对他说，终点在哪里，我陪你去。

却最终没有。

6

我和他约好每年立夏的时候回小岛看看，我怕他犯傻，想要给他留个念想。

他犹豫蛮久，终于点头。

后来的每年夏天，我都赶在冲浪季到来之前，骑着摩托车回小岛看看。要是不忙，就住上一段时间。

岛还是那个岛，只是人也渐渐多了起来，每天下午日落之前，浴场海滩那边，人流拥挤，恍若闹市。

游客们时常在夜里燃起篝火，不太长的海岸线星星点点的火光，一盏一盏亮着，路灯一样整齐。人们谈笑唱歌，音乐震天，早已盖过汹涌海浪的声音。

岛终归还是那座岛，只是再也没有他了。

我再也没有见过他，就仿佛那年的爱情，是大海赠予我的一场梦境一般。

很奇怪，随着日子过去，年纪渐长，我开始不再那样文艺矫情地去难过。

我想他应该是在自己的路上一往无前地走着吧，这生命或漫长或短暂，或辉煌或暗淡，却其实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被动地来到这个世界，主动地、奋力地活下去，早已经是英雄了。

我也终于开始明白他说的话。

没有人可以拯救谁，也没有人需要被拯救。

生命和生命的碰撞，永远是热烈而狂妄的。

希望是打不过绝望的，但这又何妨？

后来的人生里，我遇见过很多得了抑郁症的人，他们或有些与我擦肩而过，或有些至今仍陪在我身旁。

我不再试图做任何人的救世主，我陪伴每一个生病的孩子，任由他们决定留下或者离开。

我把满嘴酒话挂在嘴边，我说，你们啊，要来，我备酒等你们；要走，我为你们送行。

人生如此，来去由他吧。

这么多年，我唯独只是遗憾，当年忘记和他说了，你说我是光，你又何尝不是呢？

我长大了，本可以更加好地去爱你。

你以前说，立夏时，宜见海，宜冲浪。

今日立夏，我有些想你罢了。

不止人间情爱，还要看花看海

1

在认识小嘉之前，我还是个成日里只会插科打诨混日子的女流氓，每天穿着松垮的校服上学，上课的时候抖腿嚼口香糖。十六七岁的年纪，我最喜欢做的事情莫过于，大晚上冲过路的小姑娘吹口哨，光天化日之下把男友调戏得羞红了脸颊。

作为一个正统的县城青年，校门口十几家租书店一字排开，大环境诱导下，我不得不受郭氏爱情小说荼毒。虽然也觉得生活枯燥日子无聊，但我们这群没什么见识的年轻人，排解寂寞的方式，多多少少，也都离不开离经叛道和情情爱爱。

为了成为一个酷 Girl，我在高中三年，换了六个男朋友，和老师吵架三次，校服剪了三套，耳洞打了五个，刘海儿一度长到过马路的时候要往两边拨一拨。

我一直以为，我的人生，差不多就这样了。

我成绩不算太好，考个二本了得；大学没个方向，恋爱喝酒打打麻将；等到毕业了，我就回家，托爹妈的关系找个闲职干着，喝喝茶打打官腔再找个男人结婚生娃。

大家的人生不也都是这样嘛。

有时候我也觉得，人这一生没什么意思，大几十年那么长一辈子，照着前人的路往下走着，日日都是一日三餐，年年都是柴米油盐酱醋茶，就仿佛把日子过上一年，再重复个五六十年，就是完满。可大家

都在这条路上走着，我跑也不是，停也不是，继续往前也不是，掉头就跑也不是。

于是这种关于人生的微妙不满，也就只有很偶尔的时候才会出现罢了。

更多的时间里，我看着泡沫剧和爱情小说，谈谈恋爱逛逛街，虽然无聊，但也算逍遥。

2

可谁也没想到，高中毕业后那个暑假，我认识了小嘉。

小嘉虽然个儿不高，一米七顶天了；人也不壮，一百斤了得了；可小嘉他娘的是个诗人啊！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就和我叨叨了一整夜博尔赫斯和加缪，禅与摩托车的维修艺术，听得我一愣又一愣，直败下阵来。

我是在麻辣味儿成都的宽窄巷子里认识他的。

那条街是个旅游景点，一到晚上，人群一窝蜂嗡嗡地就往里蹿，酒吧里歌手唱着爱情和梦想，灯光五颜六色地打到街上，照得一幢幢仿古建筑直像鬼屋。我躲在巷子最里边的一家小酒馆里，喝着老板自己酿的青梅酒，晕晕乎乎地数人头。从雕花窗户向外边看去，灯红酒绿的，姑娘遍地，贼像是个超高水准的红灯区。

小嘉么，就从那雕花窗户外伸进头来，一咧嘴，冲我一笑。

那天晚上，就在酷似红灯区的宽窄巷子里头，我听小嘉和我说了六个小时哲学理想、诗和远方。我这人其实不太信这个，我忒俗气了，他一说起那些塑造世界观的书籍，令人神往的旅行，我就NONONONONO不如我们聊聊男人和钞票。

大约是每个有骨气的诗人，在撞到南墙的时候都不会揉着脑袋转身